

景陽岡武松打虎

潘金蓮嫌夫賣風月

詞曰：丈夫隻手把吳鉤，欲斬萬人頭。如何鉄石打成心性，却爲花柔萌着項籍并劉季。一似使人愁，只因撞着虞姬戚氏。

康傑都休

金瓶梅

新視國

張進德 著



014032413

I207.419

62

金瓶梅

新視國

张进德

著



I207.419

62



北航

C1720721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金瓶梅》新视阈 / 张进德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 - 7 - 5161 - 3549 - 5

I. ①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《金瓶梅》—小说研究

IV. ①I207. 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5763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选题策划 刘 艳
责任编辑 刘 艳
责任校对 吕 宏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9.75
插 页 2
字 数 365 千字
定 价 5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反思:《金瓶梅》的阐释历史	(1)
第一节 明人的称说	(1)
第二节 清人的评价	(7)
第三节 近代的认知	(21)
第四节 现代的阐释	(27)
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末的评论	(30)
第六节 21 世纪的解读	(56)
第二章 警世:《金瓶梅》的创作意旨	(76)
第一节 功利意识的文学渗透	(76)
第二节 “四贪”的肆虐与明代社会	(79)
第三节 “四戒”与文学创作传统	(84)
第四节 “四戒”与《金瓶梅》	(86)
第三章 劝诫:《金瓶梅》的教化倾向	(94)
第一节 “海淫”与“教化”之争	(94)
第二节 “教化”的创作传统	(97)
第三节 “教化”的得失成败	(104)
第四章 依违:《金瓶梅》与宗法传统	(107)
第一节 对封建政治的冲击	(108)
第二节 对传统“秩序”、伦理观念的挑战	(112)
第三节 对宋明理学的客观反动	(117)

第五章 悖反:《金瓶梅》的价值矛盾	(121)
第一节 妇女道德观透视	(122)
第二节 宗教观解析	(126)
第三节 商品意识与世俗道德观管窥	(130)
第四节 悖反成因臆解	(132)
第六章 颠覆:《金瓶梅》与颂“情”传统	(136)
第一节 “亲情”之薄	(136)
第二节 “友情”之伪	(138)
第三节 “爱情”之假	(140)
第四节 《金瓶梅》颠覆颂“情”传统的历史文化渊源	(142)
第七章 扞格:《金瓶梅》中女子改嫁与财产继承	(148)
第一节 明代法律对女子改嫁继承财产的规定	(148)
第二节 孟玉楼、李瓶儿改嫁时的财产继承	(149)
第三节 改嫁继承财产对女性的意义	(152)
第四节 《金瓶梅》女子改嫁“悖法”财产继承原因	(155)
第八章 错位:《金瓶梅》的人欲呈现	(162)
第一节 人欲描写解析	(162)
第二节 人欲描写与16世纪社会思潮	(169)
第三节 人欲描写与欧洲文艺复兴	(171)
第四节 人欲描写与同时代作品的比较及作者的评判	(173)
第五节 人欲描写的客观价值定位	(176)
第九章 溯源:《金瓶梅》何以借径《水浒传》	(178)
第一节 市井题材的性质特点	(179)
第二节 “武松杀嫂”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	(181)
第三节 英雄、美人崇拜情结	(184)
第四节 创作主旨的相通	(186)
第五节 思想观念的合榫	(187)

第十章 巧移:《金瓶梅》与散曲	(190)
第一节 对《金瓶梅词话》中散曲的整体考察	(190)
第二节 明代散曲的盛行及其现实功能	(192)
第三节 散曲的文学功用	(196)
第十一章 妙植:《金瓶梅》与戏曲	(203)
第一节 《金瓶梅》援用戏曲回目	(203)
第二节 《金瓶梅》援用戏曲的定量分析	(206)
第三节 《金瓶梅》援用戏曲的类型	(207)
第四节 《金瓶梅》援用戏曲的价值与意义	(208)
第十二章 管窥:《金瓶梅》的酒宴描写	(213)
第一节 《金瓶梅词话》中各类酒宴统计	(213)
第二节 酒宴描写的深刻寓意	(215)
第三节 酒宴凸显人物的功能	(218)
第四节 酒宴的情节、结构功能	(221)
第十三章 寓言:《金瓶梅》的元宵叙写	(225)
第一节 家国之喻	(226)
第二节 人物展示	(229)
第三节 结构功能	(232)
第十四章 创新:《金瓶梅》的美学贡献	(234)
第一节 从对历史政治的单向辐射到对家庭社会的 全方位透视	(234)
第二节 从对天下兴亡的关注到对平凡人生的体察	(240)
第三节 从“文以载道”到文学对人本位的复归	(243)
第十五章 丰碑:《金瓶梅》的不朽地位	(247)
第一节 警飭世俗的主旨	(247)
第二节 认同世俗的倾向	(251)
第三节 涵盖世俗的画面	(255)

第四节 契合世俗的局限	(257)
第十六章 影响:《金瓶梅》之于《红楼梦》	(260)
第一节 艺术结构	(265)
第二节 情节编织	(277)
第三节 细节、场面描写	(288)
第四节 写人艺术	(295)
参考文献	(302)
后记	(308)

第一章 反思:《金瓶梅》的阐释历史

《金瓶梅》自明中叶问世以来,至今已约400年。而对《金瓶梅》的研究、评价,则在它问世之日便已开始。4个世纪的《金瓶梅》研究坎坎坷坷,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、充满困惑的程途。称誉者,嘉其为明代“四大奇书”之最,甚至以为它是说部中无以堪比的伟大写实小说,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光辉里程碑。无论是对它的丰厚包容还是对其艺术上的精深造诣,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及客观的评价。对此,持针锋相对态度的也代不乏人,或斥其为诲淫之尤,或指责它是自然主义的标本。然而,我们透过400年来对其评价褒贬对立的现象,也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。尽管《金瓶梅》的研究出现过徘徊,400年金学史充满坎坷,但其不断深化发展的方向却势不可当。我们通过对400年《金瓶梅》研究历史的简略回顾,就可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

第一节 明人的称说

《金瓶梅》刚一问世,就惊动了当时的文坛,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。先睹者们见仁见智,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。这个时期的评论虽然只是出现在文人们的笔记、书信以及有关序、跋中,但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。归纳起来,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充分肯定这部奇书的成就及地位。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卷九曰:“往晤董太史思白,共说诸小说之佳者,思白曰:‘近有一小说,名《金瓶梅》,极佳。’予私识之。”称赞《金瓶梅》“琐碎中有无限烟波”^①。公安派盟主袁宏道在《觴政》中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“外典”,读

^① 袁中道:《游居柿录》,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,第193页。

后感觉“甚奇快”^①，认为它“云霞满纸，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”^②。《七发》乃西汉文学家枚乘所作的辞赋名篇，旨在对楚太子进行劝谏，有开汉大赋先路之功。袁氏说《金瓶梅》超过《七发》，大约意在说明《金瓶梅》的劝谏主旨与其艺术上的创新突破，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。后来随着《金瓶梅》的付梓印行，文人、士大夫更是推崇备至，甚至认为它的成就在《水浒传》之上。如欣欣子认为《金瓶梅》“语句新奇，脍炙人口”，将其与《剪灯新话》、《莺莺传》、《效顰集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钟情丽集》、《怀春雅集》、《秉烛清谈》、《如意传》、《于湖记》等作品进行比较，说这些作品“读者往往不能畅怀，不至篇终而掩弃之”，唯《金瓶梅》能使读者“如饫天浆而拔鲸牙，洞洞然易晓”^③。谢肇淛在《金瓶梅·跋》中也认为《金瓶梅》作者是“稗官之上乘，炉锤之妙手也”^④。

对于《金瓶梅》内容的评价，以谢肇淛《金瓶梅·跋》中的概括最具代表性。其文曰：“《金瓶梅》……书凡数百万言，为卷二十，始末不过数年事耳。其中朝野之政务，官私之晋接，闺闼之媒语，市里之猥谈，与夫势交利合之态，心输背笑之局，桑中濮上之期，尊壘枕席之语，狙猿之机械意智，粉黛之自媚争妍，狎客之从谄逢迎，奴仆之稽唇淬语，穷极境象，诚意快心。”^⑤可以说是鞭辟入里，言简意赅。

关于小说的作者、时代以及创作意旨，当时就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足见作者隐名埋姓之深，以及小说作者寓于其中的意旨、涵容之广。明人谈及《金瓶梅》作者的有六家，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。但究竟坐实为谁属，则说法不一。与作者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作品的主旨、立意所在。屠本峻在其《山林经济籍》中说：

不审古今名饮者，曾见石公所称“逸典”否？按《金瓶梅》流

①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词曲·金瓶梅》，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652页。

② 袁宏道：《董思白》，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六《锦帆集之四——尺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89页。

③ 欣欣子：《金瓶梅词话序》，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卷首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本书所引原文均出自该版本。

④ 谢肇淛：《小草斋文集》，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76册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第276页。

⑤ 同上。

传海内甚少,书帙与《水浒传》相埒。相传嘉靖时,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,朝廷籍其家。其人沉冤,托之《金瓶梅》。^①

这是迄今所见提及《金瓶梅》作者的最早的资料之一,它包含的意思是:《金瓶梅》的书帙、篇幅大体等同于《水浒传》,为嘉靖时的个人创作,并且是有感而发的泄愤之作。

袁中道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(1614)八月的日记中追忆他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(1597)的见闻时提出《金瓶梅》是“绍兴老儒”影射其主人“西门千户”的“淫荡风月之事”^②:

往晤董太史思白,共说诸小说之佳者。思白曰:“近有一小说,名《金瓶梅》,极佳。”予私识之。后从中郎(按指袁中道之兄袁宏道)真州,见此书之半,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。……旧时京师,有一西门千户,延一绍兴老儒于家。老儒无事,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,以西门庆影其主人,以余影其诸姬。

这里透露出以下消息值得注意:其一,《金瓶梅》的成就极高,在当时就为封建文人们所推崇;其二,小说是以儿女私情为描写对象,并夹杂有“淫荡风月”之类描写;其三,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不甚有名的封建儒士,且为南方人;其四,《金瓶梅》所描写的故事,是有生活原型的。因为这是较早谈及《金瓶梅》这部小说的文献,所以对后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谢肇淛在《小草斋文集》卷二十四《金瓶梅·跋》中说:“《金瓶梅》一书,不著作者名代。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,凭怙奢汰,淫纵无度,而其门客病之,采摭日逐行事,汇以成编,而托之西门庆也。”此处的“永陵”,即是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陵墓;这里所说的“永陵中”,指的是嘉靖时(1522—1566)。“金吾戚里”究系谁属,仍是个不解之谜。这里指出作者为达官贵族的门客即一般儒士,《金

① 屠本峻:《山林经济籍》,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(64),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。

② 袁中道:《游居柿录》,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,第193页。

瓶梅》所写乃“凭怙奢汰，淫纵无度”之风流淫荡之事，且有生活原型等，与袁中道的“绍兴老儒”说大致相同。

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词曲·金瓶梅》条云：

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，予恨未得见。丙午（按指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年），遇中郎京邸，问：“曾有全帙否？”曰：“第睹数卷，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，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。”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，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时榷吴关，亦劝予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予曰：“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。他日阎罗究诘始祸，何辞置对？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？”仲良大以为然，遂固箠之。未几时，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，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，即前后血脉，亦绝不贯穿，一见知其赝作矣。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，指斥时事。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林灵素则指陶仲文，朱勔则指陆炳，其他各有所属云。^①

这是沈德符在《金瓶梅》苏州刻本问世（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）后对往事的回忆。袁中郎《觴政》中的原话是：“凡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所言饮式，皆酒经也。其下则汝阳王《甘露经》、《酒谱》、王绩《酒经》、刘炫《酒孝经》、《贞元饮略》、窦子野《酒谱》、朱翼中《酒经》、李保绩《北山酒经》、胡氏《醉乡小略》、皇甫崧《醉乡日月》、侯白《酒律》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。《蒙庄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南北史》、《古今逸史》、《世说》、《颜氏家训》，陶靖节、李、杜、白香山、苏玉局、陆放翁诸集为外典。诗余则柳舍人、辛稼轩等，乐府则董解元、王实甫、马东篱、高则诚等，传奇则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等为逸典。不熟此典者，保面瓮肠，非饮徒也。”^② 袁宏道在此借用佛家将佛教典籍视为“内典”、把其他典籍称为“外典”的说法，谈到“饮徒”的

①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词曲·金瓶梅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652页。

② 袁宏道：《觴政·十之掌故》，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四十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419页。

三类必读之书,如果不熟悉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等小说“逸典”,只是“保面瓮肠”的饭囊酒袋,而非真正的高雅“饮徒”,流露出对新兴的通俗小说的激赏。而沈德符的这段话,谈到了《金瓶梅》最初的传抄、保存者等情况,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但这里提出《金瓶梅》“指斥时事”,小说中人物各有所指,则开了后世《金瓶梅》研究中索隐派的先河。另外,这里指出有一陋儒补作了原书缺损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,回答了今人研读《金瓶梅》时提出的这五回所写人物、事件、语言以及细节等方面明显与全书血脉不相贯穿、不尽一致的疑问。

欣欣子在万历丁巳(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)《新刻金瓶梅词话·序》说:“窃谓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,寄意于时俗,盖有谓也。”“吾友笑笑生为此,爰罄平日所蕴者,著斯传,凡一百回。”欣欣子与笑笑生均系化名,又据欣欣、子与笑笑、生相对,故欣欣子与笑笑生很可能为同一人。这里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,那就是指出作者为兰陵人。江苏武进与山东峄县在古代都称兰陵,故作者的籍贯究系谁属,尚难确定。不过,小说中大量运用山东方言,书中故事又是设置在山东,所以作者为山东人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一些。需要指出的是,“兰陵笑笑生”五字可能为吴中刻本所没有,所以袁中郎、沈德符等人均未提及。

同样刊在万历丁巳年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卷首的廿公在《金瓶梅跋》中指出:“《金瓶梅传》,为世庙时一钜(巨)公寓言,盖有所刺也。”^①“钜(巨)公”无疑指大官僚,“世庙”是指明世宗嘉靖皇帝。廿公同系化名,故“钜(巨)公”之确指无法考知。郑振铎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中认为“廿公”是袁中郎,但并未展开论证,不足以使人信服。

以上这些说法都距《金瓶梅》成书时代较近,况且有的人还与作者为“友”,但究系什么原因,他们都不愿意点破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真实姓名,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当时小说尚不能登大雅之堂,小说作者为封建正统文人所瞧不起,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淫秽描写。也许还有政治上的考虑,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。

如何看待《金瓶梅》中有关男女私情、两性关系的描写?由于对这一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,因此相应而来的便是对《金瓶梅》所应

① 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卷首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采取的取舍态度问题。作为思想趋于保守的正统儒者，董思白一方面叹赏其“极佳”，另一方面又基于小说中的两性描写，认为“决当焚之”^①。薛冈更是大声疾呼：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！当急投秦火。”^②与其针锋相对，著名的通俗文学家、进步文人冯梦龙却“见之惊喜，怱怱书坊以重价购刻”^③。欣欣子《金瓶梅词话·序》中对“语涉俚俗，气含脂粉”的描写进行辩护，廿公公然赞赏“今后流行此书，功德无量矣”，“不知者”之所以“目为淫书”，是因其没有真正把握作者言“有所刺”，不了解作者“曲尽人间丑态，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”，结果冤屈了作者和“流行者”，故在《金瓶梅跋》中“特为白之”。

在评价《金瓶梅》的社会功用及其与封建名教的关系时，由于对小说审视角度的不同，又为评论者世界观所制约，所以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。袁中道说“此书诲淫”，有碍“名教”^④，沈德符也认为此书“坏人心术”^⑤。这种论调主要是立足于《金瓶梅》中的两性生活描写而言。与此相反，袁宏道认为此书的劝诫旨意“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”^⑥，欣欣子《金瓶梅词话·序》谓此书“无非明人伦，戒淫奔，分淑慝，化善恶，知盛衰消长之机，取报应轮回之事，如在目前，始终如脉络贯通，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，使观者庶几可以一晒而忘忧也”。

与小说批评领域的人物批评理论同步，《金瓶梅》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有的评论者已注意到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问题，认为《金瓶梅》是“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，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，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”^⑦。谢肇淛的《金瓶梅跋》还涉及了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：“譬之范工抁泥，妍媸老少，人鬼万殊，不徒肖其貌，且并其神传之。”^⑧肯定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个性，达到了神形兼备的

① 袁中道：《游居柿录》卷九，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94页。

② 薛冈：《天爵堂笔余》卷二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：《明史研究论丛》第五辑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341页。

③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词曲·金瓶梅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652页。

④ 袁中道：《游居柿录》卷九，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94页。

⑤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词曲·金瓶梅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652页。

⑥ 袁宏道：《董思白》，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六《锦帆集之四——尺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89页。

⑦ 东吴弄珠客：《金瓶梅序》，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卷首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⑧ 谢肇淛：《小草斋文集》，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76册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第276页。

艺术境界。

总的来说,明人的评论虽多为片言只语,零碎而不系统,但已涉及了诸多方面的问题。后人正是在此基础上,来建构“金学”的基本框架,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关阐说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,从而推动“金学”的纵深发展。

第二节 清人的评价

有清 200 多年间,《金瓶梅》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。这一阶段的评论形式,虽然还是局限于文人的序、跋、笔记、札记之中,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,都较明人有长足的进展。

清人对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提出了种种推测,大致有王世贞、李渔(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本署名“李笠翁先生著”)、卢楠(《满文译本金瓶梅序》)、薛应旂(清宫伟繆《春雨草堂别集》卷七《续庭闻州世说》)、赵南星(清宫伟繆《春雨草堂别集》卷七《续庭闻州世说》)、李卓吾(王昙《金瓶梅考证》)、王世贞门人(清康熙乙亥谢颐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·序》)、明季浮浪文人(王昙《金瓶梅考证》)、唐荆川(顺之)仇人(蒋瑞藻《小说考证》征引《缺名笔记》)、某孝廉(徐谦《桂宫梯》卷四引《劝诫类钞》)、观海道人(《古本金瓶梅·观海道人序》)等说法,但或是出于推测,或是囿于传闻。

清康熙乙亥(康熙三十四年即 1695 年)谢颐在《第一奇书〈金瓶梅〉序》中说:“《金瓶》一书,传为凤洲(按:王世贞号)门人之作也,或云即凤洲手。”可见,王世贞与王世贞门人作《金瓶梅》说在当时是并行相传的。不过该序在赞赏了小说的“细针密线”之后,认为它“的是浑《艳异》旧手而出之者,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”^①。《艳异》是否为王世贞所作,今已不可考知。谢颐系化名,即“解颐而谢”之意(《第一奇书〈金瓶梅〉序》)。有人推测,此人“很可能就是张潮”^②。

徐谦在《桂宫梯》卷四引《劝诫类钞》云:“孝廉某,嫉严世蕃之淫放,著《金瓶梅》一书,原一时游戏之笔,不意落稿盛行,流毒无穷。

① 《第一奇书序》,《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卷首,齐鲁书社 1987 年版。

② 顾国瑞等:《〈尺牍偶存〉、〈友声〉及其中的戏曲史料》,《文史》第十五辑,1982 年。

孝廉负盛名，卒不第。己丑南宫已定会元矣，主司携卷寝室，挑灯朗诵，自喜得人。至晨，将填榜，则卷上点点血痕，盖鼠交其上而污之也，遂斥落。止一子，在江宁开茶室，后流为丐死。”^① 这里指明小说为嫉权贵之淫放而作，但也包含着浓重的因果报应成分。

王昙在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十月十四日写的《金瓶梅考证》中否定了《金瓶梅》为李卓吾作之后接着说：“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伪。”意即《金瓶梅》为明末浮浪文人假托李卓吾之名而作。这系推测之辞。

不过，王世贞说在此期具有相当的势力与影响。如王昙的《古本金瓶梅考证》^②、宋起凤《稗说》、顾公燮《销夏闲记摘抄》等均倡此说，提出创作意图是王世贞为报父仇。但究竟其仇人是谁，因何事构仇，则说法不一。其中王昙《古本金瓶梅考证》说是报严嵩、严世蕃害父之仇：“《金瓶梅》一书，相传明王元美所撰。元美父忬，以滦河失事，为奸嵩构死，其子东楼，实赞成之。东楼喜观小说，元美撰此，以毒傅纸，冀使传染入口而毙。东楼烛其计，令家人洗去其药，而后翻阅，此书遂以外传。”^③ 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宋起凤在《稗说》卷三中说是报陆炳潜父之仇：“世知《四部稿》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，而不知《金瓶梅》一书，亦先生中年笔也，即有知之，又惑于传闻，谓其门客所为书，门客诟能才力若是耶？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，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，置于法。弇洲愤懣怗废，乃成此书。陆居云间郡之西门，所谓西门庆者，指陆也。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，诸狎昵比相嵩羽翼。陆当日蓄群妾，多不检，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。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，其声容举止，饮食服用，以至杂俳戏蝶之细，无一非京师人语。书虽极意通俗，而其才开合排荡，变化神奇，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，晚代第一种文字也。”^④ 此说显然是承屠本峻《山林经济籍》而来，且比前者更具体，更骇人听闻。此外，清代多种笔记、杂记中，也认为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王世贞。如顾公燮

① 徐谦：《桂宫梯》卷四引《劝诫类钞》，道光戊戌陈氏刻本。见黄霖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271页。

② 郑振铎在《谈金瓶梅词话》中认为此《考证》“一望而知其为伪作，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”。黄霖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在此《考证》后加了按语，认为此文系废物即王文濡辈“伪造后不断加以修改润色”。

③ 王昙：《古本金瓶梅考证》，《绘图真本金瓶梅》卷首，上海存宝斋1916年版。

④ 《稗说》卷三《王弇洲著作》，《明史资料丛刊》第二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03页。

《消夏闲记摘抄》卷上《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》条说:“太仓王忬家藏《清明上河图》,化工之笔也。严世蕃强索之,忬不忍舍,乃觅名手摹贋者以献。先是,忬巡抚两浙,遇裱工汤姓,流落不偶,携之归,装潢书画,旋荐于世蕃。当献画时,汤在侧,谓世蕃曰:‘此图某所目睹,是卷非真者。试观麻雀,小脚而踏二瓦角,即此便知其伪矣。’世蕃恚甚,而亦鄙汤之为人,不复重用。会俺答入寇大同,忬方总督蓟辽,鄢懋卿嗾御史方轂劾忬御边无术,遂见杀。后范长白公(允临)作《一捧雪》传奇,改名莫怀古,盖戒人勿怀古董也。忬子凤洲(世贞)痛父冤死,图报无由。一日偶谒世蕃,世蕃问:‘坊间有好看小说否?’答曰:‘有。’又问:‘何名?’仓促之间,凤洲见金瓶中供梅,遂以‘金瓶梅’答之。但字迹漫灭,容钞正送览。退而构思数日,借《水浒传》西门庆故事为蓝本,缘世蕃居西门,乳名庆,暗讥其闺门淫放。而世蕃不知,观之大悦,把玩不置。相传世蕃最喜修脚,凤洲重赂修工,乘世蕃专心阅书,故意微伤脚迹,阴搽烂药,后渐溃腐,不能入直。独其父嵩在阁,年衰迟钝,票本拟批,不称上旨。上寝厌之,宠日以衰。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,以至于败。噫!怨毒之于人,甚矣哉!”^①到了后来,佚名的《笔记》亦谓:“《金瓶梅》为旧说部中‘四大奇书’之一,相传出王世贞手,为报复严氏之《督亢图》。或谓系唐荆川事。荆川任江右巡抚时,有所周纳,狱成,罹大辟以死。其子百计求报,而不得间。会荆川解职归,遍阅奇书,渐叹观止,乃急草此书,渍砒于纸以进。盖审知荆川读书,必逐页用纸粘舌,以次披览也。荆川得书后,览一夜而毕。暮觉舌木强涩,镜之黑矣。心知被毒,呼谓其子曰:‘人将谋我。我死,非至亲不得入吾室。’逾时遂卒。旋有白衣冠者,呼天抢地而至,蒲伏于其子之前,谓曾受大恩于荆川,愿及未盖棺前,一亲颜色。鉴其诚,许之。人伏尸而哭甚哀。哭已,再拜而出。及殓,则一臂不知所往。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。因其父受缢首之辱,进鸩不足,更残支体以为报也。”^②佚名的《寒花盒随笔》则说是王世贞报唐荆川潜父之仇:

世传《金瓶梅》一书,为王弇州先生手笔,用以讥严世蕃者。

① 顾公燮:《消夏闲记摘抄》卷上,涵芬楼秘笈本,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版。

② 见《小说月报》1910年第1卷第1期。

书中西门庆，即世蕃之化身。世蕃小名庆，西门亦名庆；世蕃号东楼，此书即以西门对之。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，用以复其父仇者。盖孝子所识一巨公，实杀孝子父，图报累累，皆不济。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，必以指染沫，翻其书页。孝子乃以三年之力，经营此书。书成，粘毒药于纸角。觐巨公出时，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：“天下第一奇书！”巨公于车中闻之，即索观。车行及其第，书已观讫，啧啧叹赏，呼卖者问其值，卖者竟不见。巨公顿悟为人所算，急自营救，已不及，毒发遂死。今按二说皆是，孝子即凤洲也，巨公为唐荆川。凤洲之父忬，死于严氏，实荆川谮之也。姚平仲《纲鉴挈要》载杀巡抚王忬事。注谓：“忬有古画，严嵩索之，忬不与，易以摹本。有识画者，为辨其贗。嵩怒，诬以失误军机，杀之。”但未记识画人姓名。有知其事者，谓识画人即荆川。古画者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也。凤洲既抱终天之恨，誓有以报荆川，数遣人往刺之，荆川防护甚备。一夜，读书静室，有客自后握其发，将加刃，荆川曰：“余不逃死，然须留遗书嘱家人。”其人立以埃。荆川书数行，笔头脱落，以管就烛，佯为治笔。管即毒弩，火热机发，镞贯刺客喉而毙。凤洲大失望。后遇于朝房，荆川曰：“不见凤洲久，必有所著。”答以《金瓶梅》。其实凤洲无所撰，姑以诳语应尔。荆川索之切，凤洲归，广召梓工，旋撰旋刊，以毒水濡墨刷印，奉之荆川。荆川阅书甚急，墨浓纸粘，卒不可揭，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。书尽，毒发而死。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，不知东楼自正法，毒死者实荆川也。彼谓“以三年之力成书”及“巨公索观于车中”云云，又传闻异词者尔。不解荆川以一代巨儒，何渠甘为严氏助虐，而卒至身食其报也。^①

后来鲁迅在《小说旧闻钞》中针对清代文人编造的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的离奇故事说：“凤洲复仇之说，极不近情理可笑噱，而世人往往信而传之。”^② 吴晗又先后撰《〈清明上河图〉与〈金瓶梅〉的故事及其衍变》、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等文，梳理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沿革轨迹是由宜兴许氏→西涯李氏→陈湖陆氏→昆山顾氏→袁州严氏→内

① 见蒋瑞藻《小说考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71—72页。

② 鲁迅校录：《小说旧闻钞》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第52页。